

VOGUE

HONG KONG

JANUARY 2020 HK\$50

VOGUE VALUES 2020
A NEW DAWN

THE ASIA ISSUE

Featuring

He Cong, Fernanda Ly and Hyunji Shin by Hyea Won Kang

JAN 2020 HK\$50



9 772663 123006

A CITY OF ARTISTS

官綺雲 (Yeewan Koon)
香港大學藝術學系系主任及副教授，
獨立策展人



官綺雲在香港出生，年幼移居倫敦，在倫敦大學攻讀藝術學士及碩士，再往紐約大學完成博士課程，一直都以傳統中國畫為學習主軸，並專門研究 18 至 19 世紀中國廣東外銷藝術。2014 年更出版了《A Defiant Brush: Su Rensh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inting in 19th Century Guangdong》，以清朝廣東傳奇畫家蘇仁山充滿挑釁性的畫風為切入點，探索其對抗制度特立獨行的背景和意義。

同年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邀約官綺雲先後擔任兩個展覽的策展人，碰巧都是和藝術家有關，一個是徐冰首次在香港舉辦的大型個人作品展，“It Begins with Metamorphosis: Xu Bing”（變形記：徐冰），另一個是 2015 年的奈良美智，“Life is Only One: Yoshitomo Nara”（無常人生：奈良美智），以藝術家大量的攝影作品做主軸。

看來，關於藝術，官綺雲最感興趣的，都是人。這可能和她本身的正職有關，作為香港大學藝術教授，官綺雲最重要的工作，便是作育英才，所以當談到她的工作心得，官綺雲給我上了一堂充滿份量的藝術課。她說，「如何透過藝術清楚表達自己的看法，或更好地和人溝通，是了解藝術的重點之一。而了解藝術又需要一些竅門，可以兩個字來概括。第一個是 present，即 to be really engaged，當面對藝術時，要學會全神貫注，一心一意地投入，這樣才能真正有所交流。作為一個教師，我便經常提醒我的學生要學習專注，為此我自己得要首先作為榜樣。

另一個是 generosity，學習藝術的人都必須樂意分享自己的看法，同時懂得做一個好的聆聽者和溝通者。因為在藝術的交流與討論裏，我們很多時很容易變得偏激或挑剔，如何在慷慨和偏激之間找到平衡便十分重要，要在維持自己見解的同時，又能接納別人的意見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「另一方面，懂得問好的問題亦是關鍵，這是自我提升對藝術的品味和鑑賞力的重要法門。其實說到鑑賞，我亦想提出另外一個關鍵詞，便是 looking。現在人們都不再懂得如何欣賞藝術了，尤其在 IG 年代，那些六秒看蒙羅麗莎的做法實在匪夷所思。現在是時候提醒大家重新學習如何慢下生活節奏來，再緩慢地細心欣賞藝術。」

許是職業影響訓練有素的關係，打從訪問開始，官綺雲一直侃侃而談，然而雖不至字字珠璣，仍讓人如沐春風，自然散發 present 和 engaging 的魅力，加上她願意分享的開放態度，完美演繹了她上述所提出的觀點。她這種充滿人性化的待人接物哲學，也許便是她作為策展人的致勝之道。難怪像奈良美智這般低調至令人難以接近的藝術家，在和她合作過後都念念不忘，當要為自己出版第一本英文版 monograph 時，第一個便想到找官綺雲執筆。

「這次是因為 Nara 今年 4 月在洛杉磯將有一次大型回顧展，所以需要出版一本詳細闡述他的創作歷程的專著。Nara 本身是一位自我內斂但對朋友卻十分忠誠的人，因為這本書，我有機會近距離看到他如何和別人交往和溝通，非常難得。其實對於奈良美智的藝術早已有許多人論述探討過，很多人喜歡他的原因是他的作品讓人感到幸福快樂，但幸福快樂卻並不經常和藝術扯上關係，我希望透過此書可以梳理出一個 Nara 過去接近 30 年的創作脈絡。」



提起亞洲藝術，奈良美智肯定是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。但有趣的是，官綺雲可能是當局者迷，反而甚少思考甚麼是亞洲藝術，所以她坦言當知道我們今次想以亞洲藝術為主題交流時，實在掩不住內心的興奮。那麼她會如何定義亞洲藝術？「說實話，亞洲藝術太難定義，因為亞洲本身太過多樣而繁雜，還有在文化本位上亦充滿了多元價值觀，反而以個別國家或地區會更容易，例如中國、香港、日本等。所以有關亞洲藝術的定義可以說是一個進行中的對話和演變，尤其因為其相對西方成熟市場而言，是更年輕而充滿活力的，人們需要時間沉浸和積累，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當然便充滿變數了。」

即是官綺雲同意近年亞洲藝術的興盛是藝術圈的大趨勢了，「沒錯，近年國際藝壇對亞洲藝術的注目是愈來愈多，但主要還是在市場交易的層面，刺激了大家探索亞洲藝術的興趣。當然近年中國及日本當代藝術的興起亦促使了全球性的相關對話，人們是愈來愈熟悉亞洲這個概念，漸漸地離開藝術只有西方的傳統思維，而更多地將亞洲藝術納入討論藝術時的一部分。」

那麼如果讓官綺雲來策劃一個有關亞洲藝術的展覽，她會有甚麼想法？「亞洲藝術實在是太大的課題了，實際一點看我會以自己熟悉的香港作為主題，其實某一程度上香港和亞洲很相似，都是充滿流動性的社會，而且包含了許多不同種族的人，到底甚麼人可以代表香港？這本身便是很有趣的議題。」

「如果真的要將亞洲藝術為主題，我不會以傳統東西方對照的方法去做，反而更有興趣以南北維度去思考，直像把世界倒轉一樣的思維。如果從南北維度看亞洲，便很自然會以由北至南不同的地理氣候等環境條件去考慮，看看人們如何在南北之間的不同緯度，和時間產生不同的關係。此外，許多城市人早已忘記了的大自然也是很好的題材，像香港一直以垂直城市發展，但周遭卻充滿大自然的環境，看城中的藝術家如何呼應大自然也是很有趣的方向。」

雖然說亞洲藝術太大很難以此為主題策劃，但官綺雲為2018年光州雙年展11位策展人之一，這個行內公認重要的亞洲藝術展到底給了官綺雲甚麼啟發？「光州雙年展的規模也是十分大，而我們只有不足一年時間籌備，我一方面有一份全職工作，另一方面又要兼顧雙年展，這次經驗讓我學懂了如何快速應對及完成工作，加上因為主辦方是公營機構，我們又要學習如何和韓國政府不同部門協調。當然，我最享受的，還是和一群國際藝術家交流合作的過程。其實無論我作為藝術老師、獨立策展人或藝術評論及研究者等不同身份，涵蓋了藝術世界不同面向的工作，但最重要的一點，是要我身處亞洲才能得到這些嘗試和學習的機會，如果不在亞洲根本不可能發生。」

看來要推廣亞洲藝術，還需亞洲地區自己帶動，而香港肯定是當中重要的地方。